

結婚集

unread

斯特林堡  
結 婚 集

蓬子 杜衡 合譯



• •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29

關於斯特林堡

## 關於斯特林堡

奧古斯忒·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是十九世紀後期歐洲文壇上的一隻巨獸。

在敘述他的生涯之先，讓我用我的舊鋼筆，以文字作顏色，繪一個斯特林堡的面型在下面，好使讀者們有一個印象在腦海裏，縱然是模糊的。

一頭沈重的黑頭髮覆在他的頭上，有如一湖溫柔的漣漪的波浪，這對於斯特林堡是一個夠真確的形容。他的額角幾乎成了一個四方形，且大得駭死人，正像一幅風景畫裏的一座高山。他的歷盡

滄桑的個人生涯裏所遭遇到的陽光與陰影，留下了，或者不如說，反映着或種痕跡在他底額角上。而且，還有濕潤潤的花球似的捲髮掩覆在他的額角呢，真會使人想起他是一個裘璧忒 (Jupiter) 的化身來。他的面龐的下半是小且尖，再加上他的蒼白的顫頰，實在配不上他的額角。一叢柔軟的繁密的鬍鬚聳出在他的脣上，但也掩藏不了他的小口嘴的曲紋。他的大而灰白的眼睛是頗刺人，因為有一圈黑的邊沿在他的疲倦的，憂鬱的，彷彿流過很多的眼淚的眼睛的周圍。斯特林堡常說他的神氣很像美國的神祕詩人愛倫堡的。(根據約翰·瑪蒂生 John Mortensen 的話。)

看了上面這一幅面型畫，對於斯特林堡，平日有許多人疑心這一位女性憎惡者 (Woman hater) 是冷酷的，粗暴的，且充滿了惡意之光在他的眼睛裏的，如今可以了解他是溫雅得如一個姑娘，憂鬱得如一個牧人，而決不是一隻飢餓的野獸呵。

更進一層，我們還要借用他自己在題名“女性

憎惡與女性崇拜”的散文裏的話，來闡明他是否真是一個女性憎惡者。他說：“因為我有女性憎惡者的名譽，而且人們都叫我女性憎惡者來取樂，所以我非問一問自己不可，到底我是否一個女性憎惡者。回顧我的過去的生涯，我發現了我自從變成了一個男人，我的生活常常和婦人們發生一種正當的關係，在她們面前會使我感到很快樂，因為她們仍以婦人們的態度對待我的。但是當她們的行動變成了男人的仇敵，不去修飾她們的美麗而且失去了她們的魔力時，受了自然的健全的本能的暗示呵，我要憎惡她們了，因為我在她們身上感到了一些男人的東西，一些我們的同性的本質，這個使我的心底裏覺着深惡痛恨……因此，我雖然娶了二次妻，而且有了五個孩子，但我決不是一個女性憎惡者。”

斯特林堡決不是這麼一個可怕的沈淪，所有的女性都會覆沒在這裏面的。

爲了經濟篇幅起見，讓我們簡單地敘述他的



一生的概梗吧。

一八四九年正月二十二日，一個男孩子誕生在斯篤克霍姆，他就是奧古斯忒·斯特林堡。他的父親是一個小小的店夥，在斯特林堡剛誕生之前失業了。他的母親是一個小旅館裏的下女（Barmaid）。斯特林堡是他們第三個孩子，一對窮苦人的孩子。十三歲那一年，他的母親逝世了，但不到一年，他的父親又結了婚。

“這事變的發生完成了這孩子在家中的孤獨生活” Edwin Björkman 曾經這麼說；他是最早介紹斯特林堡到美國去的人，他翻譯過他的幾個戲曲。“以後幾年間，他帶了普通的熱情獻身於宗教的思索與實行裏。這情調，一直到他上烏撒拉大學去時候纔消滅。那時他是十八歲。他在大學裏的第一個學期，是窮到連買書的錢也沒有。更糟的——是他住着的無遮蔽的閣樓是太冷了，但他連買柴取暖的錢也沒有。”

回到斯篤克霍姆後，他試一試教書的滋味。許多醜陋的，醜陋的，愚蠢的且飢餓的孩子們，每天

被不幸驅到他的眼前來，斯特林堡真沒有勇氣來消除他的精神上的痛苦的衝突與爭鬪呵。

“痛苦在窮人們的臉上打上了那種苦難和絕望的印子，就是歸附宗教或希冀蒼天，也消滅不了的……”是他在學校裏所得的印象。

他的經濟情形是陷在可怕的拮据裏，爲了麵包他非找到工作不可了。有一個時期他在保險公司裏做事。一八七三年的盡頭，他認識了一家報館，於是在報館裏工作。

當他在皇家圖書館裏找到了一個事情，他的經濟情形纔算好一點。

一八七六年，他第一次上巴黎去。這趟旅行對於斯特林堡有很大的益處。他去拜訪巴黎的戲院，博物館和豐富的圖書館。雖然他聲明還是失望。

上法國去的前年，他遇見了一個婦人。這婦人，對於他一生的前程，是有很明顯的影響的。那時他廿六歲。女人名叫雪麗·房·伊賽，比他小兩歲，長得很動人。斯特林堡遇見她時，已嫁人幾年了。結果她離了婚，和斯特林堡結婚。他的生活翻



開了新的一頁。含了幸福，含了笑，他沈醉在神祕的甜蜜裏。他在這種不習慣的剌激下，又開始充滿了生活力來寫作。

第一年結婚生活於他很幸福。他自己也曾描寫過這個。在哈姆里格街，三層樓上的一個三間大的房間，變成了他的真正的家庭。雖然他正值浪漫的青春且充滿了革命思想在他底腦海裏，但他仍戀着家庭生活不肯放。在宿舍裏他碰到了一個人，總是這麼問：“雪麗在那裏？你有看見雪麗嗎？”

當他從皇家圖書館辭了職，隱居瑞士，一心從事於著作生活的時候，他寫了一冊短篇小說“結婚集上卷。”這冊書是他的藝術的轉變的最初的關鍵。在這一冊書裏，暴露了近代人的結婚生活的悲慘，不知道有多少青年男女的幸福呵，都沈沒在經濟的暗礁上了。在這一冊書裏，斯特林堡對於女人的態度，已由欣賞的轉變成批評的，不過還沒有顯出那支配他的後半期的文藝製作的女性憎惡來。

一八七九年完成長篇小說“紅室”，一部名著，有人譽為“瑞典文學史裏通到寫實期去的一扇大

門。”

但是，不幸得很，一八七九年影響瑞典的經濟的危機，突然從天上落到他身上，不過，他仍懷了滿腔憤怒的熱情，激烈地工作着。無疑的，這一個時期，他的作品的主要的目的是爲錢了。

但這時候，有更不幸的事情發生在斯特林堡身上，他的妻子忽然被戲院吸引得很凶，於是他對於戲院的態度便不似平日了。可他還沒有失去勇氣，他鼓勵自己去加入了一個名‘俱樂部’的組織。他和他的妻都是‘俱樂部’裏的書記。

夏天，他們離開了斯篤克霍姆，組織家庭在一個島嶼上，他從前的逃避地。爲要給他的妻子演，他開始寫一個戲曲；但真怪，他不採近代的題材。結果寫成了一個“行社的祕密。”

“結婚集”下卷在一八八五年印行，沒有出板的地方。上卷銷完後，布尼書店不願再板。在下卷裏，他對於婦人的態度已不同，認爲婦人是不忠實的，不懂愛情的真意義的，是吸血鬼呵，男人的仇敵呵。

這時候，他還寫了一部自敘體的小說“女婢之子”。斯特林堡的童年與青春，在這冊書裏寫得頗詳盡且逼真。

但命運抓住了斯特林堡的結婚的危機。當他倆旅行在大陸時，這位“女婢之子”的作者發生了不可抵抗的不安定的心情。於是他時常孤獨地去旅行，從他妻子的身畔逃開了。而且他開始感覺到結婚的鐵鏈是鎖住在他的頸項上。他們吵嘴。他疑惑妻子對他不忠實。

或許這真是遺傳的關係吧，斯特林堡的姊妹是瘋的，此刻他也有着神經質。他覺着什麼地方都有人想謀害他的生命；他覺着妻子想把他弄進瘋人院去。

但他們的分手並不是由於一冊“結婚集”。上卷寫好的時候，他還請求雪麗的批評，他說雪麗的批評是最公正的。不過，當下卷完成的時候，他不允許雪麗再讀他的書。他們的破裂是開始在一八八五年，在葛雷斯地方的一個月夜。以後和解又破裂者好幾次，但終於成了路人，在菜館或酒樓裏遇

到她和他的孩子，他是漠不相關地有如一個不相識者了。

一八八八年完成他的戲曲“朱麗亞小姐。”

頂可憐的日子又回到斯特林堡的身邊，頂可憐的人永遠伴着頂可憐的日子。他窮，有時甚至窮到了挨餓。他想了幾個找錢的法子，但不幸一個都沒有成功。他曾寫信給一個朋友這麼說，他願意去做一個旅館裏的閹人或戲院裏的六絃琴師呵，爲了解決他的生活，爲了可以不挨餓。

一八九二年九月，他上柏林去。在那裏，許多德國的文人學者如 Holger Drachmann, Kunt Hamsun, Gunuar Heiberg等都來訪問，於是他便成了他們的密友。

一天，Drachmann帶了一個奇艷的會迷人靈魂的美婦人來看他。她的兩股清明的水流般的目光釘在他的身上，叫：“親吻我，斯特林堡！”真是一個奇跡呵，用不着第二次邀請，斯特林堡走過桌子去，答應了她所要求的事情。

這次相見後，他的心境起了劇烈的變動，或者

此 此 此 此 此

可說反動吧。在一八九三年春天，他和這位青年藝術家弗麗台·烏兒訂了婚。他們在海各蘭舉行結婚式。婚後同上英國度他的復活的甜生活，第二度的蜜月。但這一趟英國的旅行使他很失望，於是夫妻間的口角又發生在他倆間。生活在愛與憎的衝突裏的斯特林堡，開始寫作一部描摹自己的心境的長篇小說“一個呆子的懺悔。”他自己說，他的第二個悲劇的開幕；由於他不准妻子讀這本“一個呆子的懺悔。”而她偏不肯依從他的意思。

所以，不久他倆又各人走各人的路了。

新的趣味佔領了斯特林堡。這不關關不清的戀愛事件，也不關文學的創製，而是他的沈溺於科學的研究，化學，植物學和天文學抓住他的心了。曾經有過一天他的手兒被燒灼得可憐，在他實驗化學的時候失了手。

一九零一年完成了他的戲曲“死人之跳舞。”斯特林堡的戲曲，從這個辰光起，已由寫實的轉變成象徵的，神祕主義的色彩濃濃地露在他的作品裏，當然，時代的影響推動他，二十世紀的文壇是

一大批帶了象徵情調的青年們來開始的。

一九零一年五月，斯特林堡又和哈蓮忒·鮑絲結婚——第三次結婚。在新的靈感的啓示下，他又努力將生命獻給了愛神與文藝女神，這一年他寫了好幾個神話劇。

一九零二年三月廿五日，一個女兒誕生在斯氏的晚年。但，就是這一粒掌上珠也保障不了父母間的愛，婚後的苦惱又紊亂了斯特林堡的神經。他們在一九零四年撒手的，但他們仍不斷地通信，對於這一個最後的女人，美麗的友情始終沒有間斷呢。

斯特林堡仍舊來住在斯篤克霍姆，喀拉范琴四十號的舊居。他的生活，除了有時過分的痛苦擔負不了因而絕望外，平日是正規的。他的日常生活像軍隊生活一樣有規則。早晨七點鐘起來，摹仿巴爾扎克（Balzac）的習慣，他親自預備他的晨茶。於是孤零零一個人出去踽踽地散步，早晨的散步他永遠喜歡一個人的，假使路上有人遇見他而且和他談着話，在他，真是一個頂不幸的遭遇了。他



疾速地在路上跑，一望而知他的腦筋也在疾速地轉動着。回到了家裏，他開始在寫字檯前坐下來工作。在原稿子的邊上，用五色鉛筆塗成了紅的，青的，黃的或其他的顏色，這是他的一種古怪的習慣呵。從早晨九時至十二時，他拚命似地迅速地在原稿子上轉動着他的筆，不斷地燒着他的小小的烟捲兒，當然，在他過分疲倦的時候，也躺在床上海養幾分鐘的。

到正午，他的日常工作算告了一個結束。他用正膳的時刻在二點至三點鐘之間，這是瑞典人通常用餐的時間；他，雖然在國外飄泊了多年，還沒有喪失他這故國的習慣呢。他不大會喝酒的。他頂喜歡和密友們閒談來消磨黃昏的時間，夜的時間，因為在朋友們之間有他的同情的聽衆呀。他回家很早，因為第二天早晨又要起來工作的。

除了性的悲劇，他頂喜歡拿為解決日常的麵包而每天都掙扎着的事情來做他的小說的題材，因為對於窮與飢餓，他是有了充分的實際的經驗的，他能夠領悟一個空空的小荷包的意思。

在他六十歲的生日，一九一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大的祝賀在故國期待這位可憐的天才的成功，然而未免太晚了。他的康健開始不能滿足他的創作慾的要求，再也不能和往年一般地來寫作。但他仍在計劃着一部巨著，我們這位潦倒一生的可憐的天才！

他的康健愈來愈欠佳，他的妹夫亨利·菲立潑和一個密友哈林克·倍葛做了他的私人醫生。但不幸，不幸的人永遠有不幸的事追隨着，他的第一個妻子雪麗·房·伊賽自殺的消息傳到病人的耳畔了。雪麗是啓發他的靈感的第一个女人；爲了他，她不知受盡多少苦。他病中聽到這不幸的消息，在無限悲傷中，終於這麼說，連繫他倆的繩索是永遠解不開了。

在一九一三年五月十四日下午，這不幸的天才永別了我們。當他彌留的剎那，他在病床裏抱了一本莊嚴的聖經，提着他最後的細微的聲音，說：“一切都被饒恕了。”

臨死時，在他的病床畔，祇有兩個女兒喀林和

葛麗泰和幾個密友，送他的靈魂從此平安地永眠  
在地下。

蓬子

一九二九年八月。